

# 勒·克莱齐奥 诺奖得主把自己当南大人

在来南京参加南大110周年校庆的飞机上创作“尤利西斯”

勒·克莱齐奥来南京了,用南京话说,这位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来“赶场子”的。

今年是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,校庆日“5·20”前后,南大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校庆活动,其中法国作家勒·克莱齐奥的演讲引发了众多关注文学、文化的人们的期待。继去年演讲现场爆棚之后,前天下午的演讲也极为精彩和成功。这位赛珍珠之后,南大的第二个“诺奖级”文学教授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专访时,表达了对南大,对南京这座城市的喜爱之情。在他看来,他来南京不是做客,而是回家,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当作了一个“南大人”。

2008年摘得诺奖,让原本在中国不温不火的克莱齐奥火了一把,书店的货架上增加了不少他的“新作”,当然这些“新作”都是一些新译的老书。人们对他在获奖后的创作情况知之甚少。而据克莱齐奥本人,以及他的“御用译者”许钧披露,克莱齐奥已经在去年出版了一部新的短篇小说集,而一部他本人极为看重的、与《尤利西斯》一样都是描述一天内发生故事的长篇正在创作中。

□现代快报记者 倪宁宁



勒·克莱齐奥,法国著名文学家,出生于1940年,是20世纪后期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之一,也是现今法国文坛的领军人物之一,与莫迪亚诺、佩雷克并称“法兰西三星”。代表作有《诉讼笔录》《战争》《乌拉尼亚》等。2008年,荣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## 不回巴黎回南京 诺奖得主把自己当“南大人”

5月17日下午,勒·克莱齐奥从美国纽约出发,经首尔,飞抵上海,尔后不经休息,坐车径直赶到南京。

这是克莱齐奥第三次来南京,他是来南京参加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系列庆典活动的。前天下午他在南大逸夫馆,面对师生和南京文化界人士,发表了名为《论文学的普遍性》的演讲,这也是他第二次以南大名誉教授的身份发表演讲。去年8月,他从南大校领导的手上接过聘书,和他的同行—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一样,正式成为“南大人”。

这是一个荣誉,也是一份工作。第一个把克莱齐奥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法国文学专家、南京大学

学教授许钧介绍,克莱齐奥特别看重和南大的这份友谊,所以当南大邀请他来参加校庆活动时,正在纽约的他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
他不能拒绝,哪怕纽约与南京隔着浩瀚的太平洋,于是他拒绝了另一份隔着大西洋的“邀请”,回法国参加总统大选投票。南京与巴黎,孰轻孰重,可见一斑。

5月18日临近中午,克莱齐奥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专访时,把赞美之词毫无保留地送给了南京,“我非常喜欢南京这座城市,它和北京和上海都不同。南京很有传统,有精神交流的传统。这是一个安静的地方,适合思考和交流。我希望这份交流能够在这个城市延续下去。”

## 获得诺奖后 已有新作问世

快报记者与克莱齐奥交流时,有一个人始终在场,是他填平了汉语与法语之间存在的鸿沟,成全了这次采访。而前天克莱齐奥在南大发表演讲时,也是他在演讲者与听众之间架起了桥梁。这个人就是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、著名法国文学专家许钧。

1977年,23岁的许钧在法国留学,第一次听说了克莱齐奥的名字,读到了当时已经成为法语名著的《诉讼笔录》。1980年,克莱齐奥出版《沙漠》,许钧决定将它翻译成中文,同时把克莱齐奥介绍给中国读者。1982年,在翻译中遇到一些问题后,许钧通过法国某出版社与克莱齐奥取得了联系。克莱齐奥细致地回答了一个陌生翻译者提出的问题,还为中译本写了序。这是许钧第一次联系克莱齐奥,而这也,也开始了他们两人至今长达30年的友谊。

## 被低估的诺奖得主 “他的价值在逐年增加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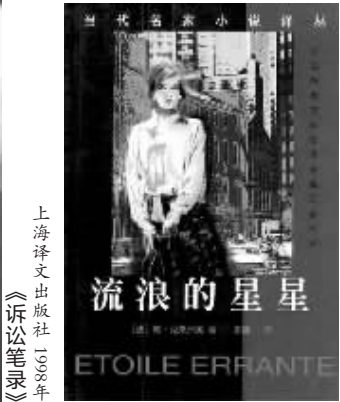
2008年,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在这之前,虽然早在1994年,他就被法国读者推举为在世最伟大的法国作家,在中国也有多种译本问世,但是因为其作品内容“边缘性”,与大多数读者对“主流故事”的期待相差太远,克莱齐奥在中国始终是小众的,有些“孤独”。获得诺奖后,中国出版界如梦初醒,短短几年,克莱齐奥的名字在书店的外国文学柜台变得醒目起来,这位已经出版了50多本著作的法国人,他的中文译本数量差不多已经追上了他那些更为著名的前辈同胞们。而且势头不减。当然,就20世纪法国文学而言,他

的影响力还是不能与普罗斯特、萨特、加缪等文学大师们相提并论。

但是不可否认,随着时间的推移,随着人们对克莱齐奥的研究越来越深入,这位以法语为母语,以文学为弱小者“说话”的世界主义者,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。用许钧的话来说,虽然克莱齐奥获得了诺奖,但是在现实中,在世界文学界,他的重要性还是被低估了。“他的价值正随着人们认识的转变逐年增加。”许钧说,“边缘自己起来,这位已经出版了50多本著作的法国人,他的中文译本数量差不多已经追上了他那些更为著名的前辈同胞们。而且势头不减。当然,就20世纪法国文学而言,他



现代快报记者 赵杰 摄



## 克莱齐奥接受现代快报专访——

# 整个世界都还受到强权的威胁

□现代快报记者 倪宁宁

### 一本书需要写一辈子

柒周刊:您是专程从纽约飞过来的?

克莱齐奥:对。从纽约,然后首尔,再到上海,一共18个小时。昨天下午从上海坐车到南京。

柒周刊:18个小时,应该很难熬吧?您是怎么打发的?

克莱齐奥:在飞机上我就坐三件事:读了点东西,写了点东西,睡了会觉。

柒周刊:是在写南大的演讲稿吗?

克莱齐奥:不是,是在写一篇小说,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。

柒周刊:记得2008年的时候,您说正要写一部新书,内容是一天内发生的故事,像伊萨的《尤利西斯》一样。

克莱齐奥:是,我一直在思考,怎么写这样一本书,怎么像伊萨那样写一天内的故事。一天时间虽短,但是真正写出来,可能需要一辈子的时间。

柒周刊:能说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吗?

克莱齐奥:写的是非常简单的人,就像是福克纳《喧嚣与骚动》中的那个智障者。

柒周刊:班吉?

克莱齐奥:是的。因为他是一个智障者,他的思维不可能很连贯,所以我会通过片段来表现。我是毛里求斯人,我对那里的部落生活很熟悉,部落里近亲结婚很普遍,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。他们的生存方式、思维方式,我都非常了解。

柒周刊:这么说来,这本书还是与您之前的小说一脉相承,关注的还是边缘人物。

克莱齐奥:但在这本书里,我会以另外一种目光看待他们,我了解他们,这帮孩子其实很可爱,他们能够给我带来快乐和笑声。他们有非常好的一面。应该说这不是一本很悲惨的小说。

### 普通人生存受“白宫”威胁

柒周刊:你的作品很多写的都是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边缘人,或者像加缪同名小说塑造的那种“局外人”。您对现代文明始终抱有敌意,那么你认为现代社会,或者说当下的主流文化是一种荒原吗?

克莱齐奥: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好你这个问题。以《诉讼笔录》为例,这本书写于1963年,明年就到50年了。这本书的主人公叫亚当,亚当当然是一个边缘人,而且他也是一

经过18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后,5月17日下午,克莱齐奥从纽约来到了南京。第二天临近中午,这位时差还没完全倒过来的诺奖得主,在金陵饭店接受了现代快报记者的专访。

话题涉及文学与文化、主流与边缘、精英与大众,涉及到有病的文明对弱小者的威胁与控制,涉及到“到和平国家寻找治疗的良方”,虽然72岁的克莱齐奥略显疲倦,但是他似乎对所有问题都很感兴趣。“首先我和他们有区别,我还活着。”在谈到与前辈作家的关系时,幽默感如约而至。

“我一直在寻找。”这个被一些人称为小众作家的人,其实有一颗为大众说话的心,在“强势的知识和艺术精英”与“汽车维修工、编制睡毯的大娘”之间,他选择了后者。而他最为倾心的依然是他的文学,他在飞机上还在写作新的作品。

一个病人,与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人。对这样的一种人,我目前还在思考。我可以这么说,我们这个社会当然不能算是一个荒原,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,一些很普通、很简单的人的存在,一直是受到威胁的。我们整个世界还受到“白宫”的威胁。我小的时候住在尼斯,那里有一些抓狗的人,他们认为流浪狗不应该存在,就把它抓走了,谁也不知道被抓到哪里去了。这是个比喻。但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这样弱势的人,生活很不安定的人,他们就像流浪狗一样,生活时时刻刻受到威胁,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。当代社会的一些机制是很冷酷的,我们很难摆脱。

柒周刊:您刚才说到来自“白宫”的威胁,您可是刚刚从纽约飞过来的。

克莱齐奥:我说的“白宫”不是具体的美国那个白宫,它是强权的一种象征。比如医院里就有许多白房子,一些治疗精神病的医生,看别人精神有问题,就给他们吃药。

### 到“和平国家”寻找良方

柒周刊:《诉讼笔录》是您的第

一部小说,给主人公起名亚当,象征意味很浓。

克莱齐奥:他的名字叫亚当·波洛,波洛在古希腊是“鸡”的意思,这个名字蕴含了对人的思考。古希腊时一批哲学家争论人到底是什么。有的说,人就是一个动物,就像鸡一样,因为鸡也是两条腿。第欧根尼就到市场上去买回来一只鸡,然后把鸡的羽毛都拔了,然后往地上一扔,说:这就是你们说的人吗?

我怎么起名字,其实是对人的一种思考。

柒周刊:写这篇小说时,您当时认为是亚当病了,还是这个社会病了?

克莱齐奥:像这样一个人,你能说他正常,还是不正常?这样一个弱势的人,他有为自己分辩的权利和机会吗?我能做的只是把他写出来。

当然必须说,我在50年前写他的时候,很悲观,现在乐观了些。

柒周刊:问题出现了,怎么解决呢?靠马托邦吗,像您在《乌拉尼亚》写的那样?

克莱齐奥:这个问题提得好,我确实一直在寻找。人类历史上,有两类国家。一类是靠战争去征服别人;一类是靠智慧、贸易进入这个世界,我在特别想到一些和平的国家当中去寻找改变人类的良方,来医治连羽毛都没有的这样一类人。

### 用两种眼光看同一个世界

柒周刊:您刚才说您现在对世界看法变得乐观了,这种由悲观到乐观的变化,原因是您本人随着阅历的增长认识改变了,还是这个世界发生了变化,使您改变了认识?

克莱齐奥:两方面原因都有。我个人的变化,首先是得益于我的夫人。她带给我对世界很多乐观的看法。她是一个沙漠的女儿,撒哈拉 went 那里去了。这是个比喻。但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这样弱势的人,生活很困难,但是她还能保持着对人类的一种乐观的精神,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很多。就我个人来说,我一直在不断阅读,不断地看,不断地寻找,发现了一些别的文明,有很多,艺术的、文学的、哲学的。我特别喜欢老子的东西。在他看来,有和无、弱和强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,有的时候,弱就是一种力量。

同时,世界也在不断地变化,后殖民主义阶段已经快要结束了,年轻一代已经起来了,我们的父辈欠下了一些债,年轻人会找到医治的方法。

柒周刊:弱也是一种力量?

克莱齐奥:是。我们现在很重视对传统的回归,文学啊、哲学啊、艺

术啊、人类和谐的关系啊、传统的乡村生活啊,这个非常重要。当然现在还是是一些经济学家说了算的时代,还是对现代性鼓吹的一个时代。中国的经济学家也是很时髦的。

2008年我到瑞典去领奖,我和获经济奖的一位美国的经济学家有过一次谈话。我跟他你说,你说世界发生危机是从美国这个角度判断的,可是这个危机是新的吗?在之前,非洲人连饭都吃不上,其他地区经济也不景气,也发生了危机,你们怎么不说发生危机了呢?

我是法国人,在巴黎上的中学和大学,衣食无忧,但是我又是一个毛里求斯人,我的祖辈曾生活在那里。那里生活很艰难,所以我又是一个贫穷的人。我会用两种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,来理解这个世界。这是很重要的。很多人只是从一个方面看。

### 乐意做弱小者的代言人

柒周刊:我感觉到你成了弱小者的代言人,弱小国家、弱小地区、弱小群体、单个的弱小的人的弱小文化,您是在为他们说话吗?

克莱齐奥:这个代言人我还是喜欢做的,我希望能把这些弱小的声音发出来。一个作家能做什么呢?我没参加任何政党,我也没为任何组织去战斗。但是我还是想传达一些声音。

柒周刊: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在法国,萨特和加缪主张作家介入生活,担当知识分子的角色。目前法国的情形如何?

克莱齐奥:这个传统正变得越来越弱。目前法国的知识界、艺术界有一种精英意识。就艺术而言,在他们看来,只有一群懂行的人才与艺术发生关系。去年12月,卢浮宫让我去主持一个艺术展。我认为艺术不止是属于少数人的一个圈子,我希望有更多的参与进来,比如以一种汽车修理工、一个织睡毯的大娘、一个从来没有学过绘画但是喜爱绘画的年轻人。我把他们的作品带进了卢浮宫,结果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。

艺术就在大众中间,弱小会产生力量。卢浮宫中有许多坚固的古希腊雕塑,它们是不朽的,但是还有一种创作,比如睡毯,它很软,很容易消失,但它也是艺术品。我希望它们两者能够交融。

柒周刊:至今您已经出版了50多部作品。就一部作品而言,您更看重其中艺术的一面,还是和现实较劲的一面?

克莱齐奥:两者都有。文学是以语言作为载体的,而语言本身就是

艺术,同时语言也会带来思想。文学作品不是转瞬即逝的东西。比如说《诉讼笔录》,到明年已经50年了。50年前有人读它,现在还是有人在读。卡夫卡去世那么多年了,我现在仍然在看卡夫卡;老子更是遥远,但我还是在读老子。当然我不能和老子相比。

文学这东西应该是艺术和社会性两者兼而有之的。

### 对“网络青年”抱有希望

柒周刊:您是法国作家,或者说法语作家,法国是个文学大国,但是您的作品一点都不福楼拜、也不巴尔扎克、也不雨果,也不普罗斯特、也不萨特,您的文学渊源在哪里?

克莱齐奥:首先我和他们有区别,我还活着。你刚才说的那些作家,我都读过,我还读其他国家作家的书,比如说美国文学、拉美文学,中国文学我也读。阅读就是积累,积累对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文学从来不是孤立的,它需要传承,而且一直在传承。一个作家谢世后,留下了火光,这火光需要传到下面一代人中间。

柒周刊:用汉语来说就是薪火传承。

克莱齐奥:我年轻的时候,我大量地阅读,有时候一天能读两三本书。

柒周刊:文学传承很重要,但是您承认有文学革命的说法,比如说就发生在您身边的“新小说”。革命,对文学来说,是一种现实,还是一个“伪词”?

克莱齐奥:对于年轻一代作家来说,在传承这个大的过程中,与其用“革命”这个词,不如用“创新”这个词,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一步步创新。从创新这个角度说,目前创新在文学的领域里,已经展现得很充分了,差不多每一种写法都出现过,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、象征主义、意识流。我们每个人都寻找一个方法,来表达自己的。

柒周刊:您在前面说,您对年轻人抱有希望,他们在为前面的人还债。这是一个网络时代,差不多每一个年轻人都生活在网上,你对网络怎么看?

克莱齐奥:就文化而言,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传承和传播。目前,年轻人喜欢上网,喜欢在网络上交流,在FACEBOOK上交流,这是好事,只要是有利于交流就是好事情。年轻人可以在网络上看看电子书,在网络上读书,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今天的,这很好。